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三十卷 馬神仙騎龍昇天

太乙初分何處尋？空留曆數變人心。
風動水光吞遠嶠，雨添嵐氣沒高林。
秦皇謾作驅山計，滄海茫茫轉更深。

九天日月移朝暮，萬里山川換古今。

這首詩是神仙馬自然題杭州秦望山之作。這山在杭州府東南，秦始皇曾登此望海。在下且未說馬自然的出處，先說葉神仙的故事。那葉神仙名法善，字道玄，是浙江處州鬆陽縣人。曾游於括蒼白馬山，石室內遇著三個神人，都帶著錦冠，穿著錦衣，對葉法善道：「我奉太上之命，以密旨告子。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，以校錄不勤，謫於人世，速宜立功濟人，輔佐國家，功成行滿，當復舊任。」遂以「正一三五之法」傳授，說畢，三神人騰空而去。

葉法善自受此法之後，神通廣大，變化不測，出有人無，坐見萬里，擒妖捉怪，降龍伏虎，無所不能。蜀川張尉的妻子死而再生，與張尉復為夫婦。葉法善歎息道：「這是屍媚之疾，若不早除，張尉死矣。吾當救取。」遂書符一道焚化，那張尉的妻子即時變作一團黑氣而去，張尉方得無恙。宰相姚崇之女患病而死，姚崇甚是鐘念，痛哭不捨，聞得葉法善有起死回生之術，遂懇求葉法善。法善先書朱符一道，未見還魂。後書黑符一道，女子即時甦醒道：「已到鬼門關上，被鬼使剛催進關，見數個仙官執簡而至，鬼使還不肯放。後得太乙真人下降，鬼使驚慌，釋放而回。」姚崇方知葉法善之奇，感謝不盡。那時錢塘江有巨蟹為祟，興風作浪害人。葉法善投一道符於江中，見數個神人擁著雷霆霹靂，把這巨蟹斬為兩段，從此江波清靜，並無患者。

葉法善厭世上塵凡，請符請法者終日紛紛不絕，遂入洪州西山養性存神。景龍四年辛亥三月九日，前番那括蒼三個神人又降，傳太上的命道：「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聖帝，未可隱跡山岩，以曠委任。」言畢，騰空而去。那時二帝未立，廟號年號都已先知道了。其年八月，果有聖旨征葉法善進京，凡吉凶動靜，預先奏聞。

吐蕃外國遣使者進一個寶函，層層封好，奏道：「此寶函請陛下自開，中有機密重事，勿令他人知覺。」朝廷默然，葉法善奏道：「這是凶函，請陛下勿開，可令蕃使自開。」玄宗即令蕃使自開，果然中間藏著毒弩，蕃使一開，函中弩發，果中蕃使而死。玄宗大驚，遂授葉法善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、越國公，住於上陽宮觀。

正月上元之後，玄宗道：「何處燈景最盛？」葉法善道：「西涼府燈最盛。」玄宗道：「卿何從知之？」葉法善道：「臣適在西涼府觀燈而回。」玄宗道：「西涼府去此其遙，往返怎生如此之速？」法善道：「臣行道法，千里如在目前。」玄宗道：「朕可去否？」法善道：「可去，但閉目與臣同行，即可去也。」玄宗閉目，但聞得耳邊呼呼之風，頃刻到地。法善道：「陛下可開目矣。」玄宗縱觀燈景，果然最盛。三市六街觀玩了半日，君臣二人同入酒店飲酒。玄宗遂以鏤鐵如意質酒。出了店門，仍舊閉目而回。次日命人到西涼府酒店取鏤鐵如意，後果然取回。玄宗方知是真。

八月中秋，月色甚佳，玄宗道：「可到得天上看月否？」法善道：「去得。」遂於階前化出一條白玉橋，君臣二人同登，漸漸近於月宮，見桂樹婆娑，月宮中有金書「廣寒清虛之府」六字，有數個嫦娥素衣吹《紫雲曲》，舞《霓裳羽衣》之舞。玄宗精於音律，遂盡記其曲。至半夜，葉法善道：「可歸矣。」時月光如畫，玄宗意欲吹笛，那時玉笛在寢殿中，葉法善向空長嘯一聲，玉笛即應聲而至。玄宗遂於橋上吹笛一曲，看那下界地方，正是潞州城。玄宗採袖中金錢數文投於城中，遂緩步而歸。到得宮中，那白玉橋便隨步而隱。旬日，潞州奏，八月中秋有天樂臨城，兼獲金錢數文上進。玄宗視之，果自己之金錢也。遂把《紫雲曲》、《霓裳羽衣舞》流傳於世。

葉法善一日請燕國公張說飲酒，並無他客。法善道：「此處有個曲處士，久隱山林，性頗謹訥，極善飲酒，招他來同來飲何如？」張說道：「最好。」即時請到曲處士。張說看那曲處士時，其形不及三尺，腰大數圍，坐於下席，拜揖之禮亦甚魯樸。酒到面前，便一飲而盡，再不推遜，卻不知倒了多少的酒。葉法善忽然拔出劍來，指著曲處士道：「汝曾無高談廣論，一味飲酒，這樣沉湎的人，要他何用！」一劍砍將過去，乃一個大的酒榼而已。張說大笑而散。

那時玄宗宮中供奉著張果老。那張果老出入每每騎著一匹紙驢兒，要騎之時，噴一口水，便變成真驢子；不騎之時，仍舊是張紙，折疊將來藏在箱中。玄宗疑心他是神仙，道：「如果是神仙，吃了野葛汁也不死。」便將野葛汁傾在酒內與張果老吃。張果老一吃下口，便道：「此酒非佳品也。」把鏡子將牙齒一照，那牙齒已是通黑了。袖中取出鐵如意把牙齒個個擊落，又取出一包白藥，將來敷在牙根上。睡了一會，走起來把鏡子一照，滿口中另生了一口新牙齒了。玄宗甚是疑心他的年紀，教視鬼魅的視張果老，也視不出他多少年紀。那時有個邢和璞，也是個神仙，精於算法，凡是神仙鬼魅，把算子一算，便知他多少年代。玄宗命邢和璞算張果老，不知怎麼卻再算不出。葉法善道：「只有臣知他出處，但臣一說，臣即死矣。」玄宗定要葉法善說他出處。葉法善道：「臣死之後，望陛下屈九五之尊，哀告求救，臣方敢說。」玄宗應允。葉法善方才開口道：「張果老乃混沌初開時一個白蝙蝠精也。」說罷，便九竅流血而死。玄宗大驚，哀告張果老求救。張果老道：「小兒多嘴，救他做甚！」玄宗再三懇告，張果老用水一噴，葉法善方活。

那時有個李北海太守，做得好文章，寫得好字。葉法善為其祖葉國重求李北海做篇碑文，其文已完，並要他寫字，李北海不肯。葉法善遂具紙筆，夜遣神將迫攝其魂寫字，與日間所寫之字一毫無差。李北海驚駭，世間謂之「追魂碑」。

顯慶年間奉命修黃齋齋醮於天台山，打從廣陵經過，明日將渡瓜洲，江邊船夫預先整集船隻伺候。那時正是春晚，浦溆晴暖，月色甚明。水波之中，忽然鑽出二個老叟，一黃一白，坐於沙上，向水中大叫「冥兒」數聲。只見水波中又鑽出一個垂髫的童子，衣無沾濕。這黃白二叟吩咐道：「可取棋盤與蓍子來。」童子入水，取了棋盤與蓍子來，布在沙上。黃白二叟道：「若是贏的，明日便吃那個北邊來的道士。」兩個說罷大笑，方才下子。下了一會，那個穿白的老叟拍手大笑道：「你輸了，明日那個道士該是我口中食，你不要奪我的美味。」說罷，兩人大笑，取了棋盤蓍子，一齊跳入波心。江邊之人無一個不見，曉得是個吃人的怪物，個個慌張道：「聞說葉天師慣會降妖捉怪，明日便是張天師吃鬼迷也。」次日清早，便有內官馳馬先到，督催船夫。船夫就把此事稟知內官，內官害怕，說與葉法善。法善笑道：「竟自開船，不必憂慮。」船夫只得開船，擔上一把干條。開得一箭之地，狂風大作，波浪如山，船中人都懼怕。葉法善書一道符，叫人走出船頭，投在江中，頃刻便就風平浪靜，安然無恙渡過了江。吩咐船夫道：「可聚集漁戶在那蘆葦邊沙灘上打網，決有異常大魚可得。」漁戶依言，一網打將下去，果然得一個大白魚，數丈之長，頭腦上有刀痕一大條，腦脂流出。眾人方悟就是昨夜白衣老叟作怪，被神將擊死者也。

葉法善在天台之東數年，五月一日，忽有老人號哭求救道：「我東海龍王也，天帝命我主八海之寶，一千年一換，若無失脫，便超登仙品。我今已守了九百七十年，有一妖僧逞其幻法，住在海峰，日夜禁咒，積三十年矣。其法將成，海水如雲卷在天半。五月五日，海將竭矣。統天鎮海之寶，上帝制靈之物，決為妖僧所取，小神受責非輕。五日午時，乞賜丹符垂救。」至期，葉法善飛丹符往救，海水復舊，妖僧羞愧，赴海水而死。龍王遂擎明珠、寶貝來報，葉法善道：「村野之中，要珠寶何用？但此崖石之上，去水甚遠，能致一泉即惠也。」是夕只聽得風雨之聲，次日繞山麓四面成一道石渠，泉水流注，終冬不竭，人稱之為「天師泉」。有詩為證：

神仙有妙用，談笑見奇功。
能救天人禍，下及水晶宮。

在下這一回小說，兩回做一回說。首先說了葉法善，如今說馬自然。這位神仙單諱一個「湘」字，是錢塘人。他世代都為小

吏，馬自然獨不肯為吏，好讀書賦詩做文章。及至長大，又專好學神仙一派法術。早喪父母，只得哥嫂二人。他哥哥也在縣裡做吏，馬自然勸哥哥道：「衙門中錢不是好賺的，都是歪擺佈沒天理趁來的，怎生明日得消受？人趁錢財來，不過是為著子孫，若趁了沒天理的財，反折罰了子孫。不如出衙門本分營生，若是命裡該有錢財，少不得定有，何苦在衙門？倘是失時脫節犯了刑法，連性命也不由我做主，那時悔之遲矣。」哥哥道：「吾弟之言，甚是有理。但公庭裡面亦好修行，從來有四句道：『人言公門不可入，我道公門好修行。若將曲直無顛倒，腳底蓮花步步生。』如有冤枉的，我便與他出脫；不好的人，我便不肯輕放了他。我決不去趁那沒天理的錢財。」果是：

當權若不行方便，如入寶山空手回。

馬自然道：「哥哥如此，便是子孫之福。」又對嫂嫂勸哥哥在衙門中行方便之事，休得狐假虎威，倚勢欺人，只顧錢財，不顧天理。後來馬自然學道心堅，定要出外參訪，遂別了哥嫂，遍遊天下。聞得葉法善道法神妙，遂到長安參拜葉法善為師。葉法善一見，知他山林骨起，具神仙之相，遂傳馬自然以煉丹之法並「六丁玉女」之術。那六丁玉女？

丁卯玉女，名文伯，字仁高。

丁丑玉女，名文公，字仁貴。

丁亥玉女，名文通，字仁和。

丁酉玉女，名升通，字仁恭。

丁巳玉女，名庭卿，字仁敬。

葉法善道：「汝在山中修煉此法，若是六丁玉女，鼻上有黃珠一顆；若鼻上無此珠，便是山精鬼怪來試汝，不可信也。修煉之時，定有妖魔擾亂左右，或是龍虎諸神咆哮躑躅，亦不可有畏懼之心，或有頂天立地天神手持槍刀來刺汝之心，汝一心修煉，不為所動，諸景即時消滅。」

馬自然受了此法，入深山修煉金丹並役使六丁。初時修煉之日，安了八卦，配了坎離。夜靜更深，忽有美女一人，衣服華麗，緩步而前，手持名花，異常馥鬱，笑容可掬，走到馬自然面前。這美人生得如何？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秋水妝成眼目，硃砂點就紅唇。一天丰韻俏佳人，好對金蓮三寸。

手執異花馥鬱，衣飄翠帶輕塵。數聲歌管笑相聞，走到跟前廝混。

馬自然暗暗道：「昔日許真君門下學道之人，共有三千，許真君難分真假，遂把炭變成三千美人去迷這些學人。學人道心不堅，都被炭鬼所迷，次日走到許真君面前，衣上都染了黑炭之跡，不染炭跡者只得三人。諸學人羞愧而散，後來只此三人成道，可見此一關最難打破，若打得破此關，修仙便也容易。仙人道得好：

『子有三般精氣神，方能修之可長存。』

今乃夜靜更深，此美人從何而來，此真炭鬼之類也。況鼻上又無黃珠，斷是小鬼壞我道法無疑。」遂大聲喝道：「吾入山修道，秉性堅貞，生死尚且置之度外，何況粉骨骷髏？汝是何等邪魔外道，敢來亂吾正法？」那美人還是笑嘻嘻的不肯退步，卻又鶯聲燕語吟首詩道：

謫居蓬島別瑤池，春媚煙花有所思。

一愛君心能潔白，願操箕帚奉庭幃。

馬自然大怒，拔起手中七星寶劍，望美人劈頭砍將過去，遂化清風一陣而散。曾有呂純陽先生詩道：

六幅紅裙繞地繡，就中顯設陷人坑。

多少王侯遭此喪，留得先生獨自醒。

馬自然方才喝退得這個妖怪，又見青龍騰躍，白虎咆哮，好不怕人。馬自然識破了，寂然不動。那龍虎盤旋了半日，見馬自然不睬，也便寂然而去。少頃之間，只見風雨獵獵之聲，好是倒天關、塌地軸的一般震響，吹得根根毫毛都直豎起來。一陣冷風過處，就中閃出一尊妖魔。怎生模樣？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惡狠妖魔鬼怪，頂天立地猙獰。三頭六臂騁威靈，一見登時喪命。

紅眼圓睜如電，朱須骨肉峻嶒。一聲哮吼過雷霆，震得天昏地暝。

那馬自然見了這般一個惡魔，暗暗道：「我只怕適才那個美人軟纏，有些纏他不過，你這般一個硬漢，我怕你怎的？」憑他把那六隻手中兵器並舉，刀來槍刺，火燒雷打，馬自然全然不動一念。過了一會，那惡魔弄得沒興沒頭，也只得去了。少頃之間，又只見閻羅天子帶領一群牛頭馬面鬼卒，手執鋼叉、鐵索、枷鎖之類，口口聲聲道：「馬賊道這廝罪大惡極，卻在這裡興妖作怪，可拿他去落油鍋。」那些牛頭馬面紛紛的走將攏來，要把鐵索套在頭上。馬自然憑他嚕唱，也只是不動。忽然間，見太上老君在面前「咄」的一喝，那閻羅天子並眾鬼使，都走得沒影。馬自然從此煉就了金丹，六丁侍衛，變成了一個神仙之體，再無損傷。果是《丹經》上道：

從此變成乾健體，潛藏飛躍總由心。

話說馬自然煉就了丹法，那降龍伏虎之事，與葉天師都差不多，在下也不必再說。但馬自然極有一種戲法，最為好笑。曾醉墮於湖州霅溪之中，眾人只道他已死。過了一日，只見他從水裡走將起來，衣不沾濕，又坐於水面上說道：「適才項羽接我吃酒，遂吃得大醉，所以來遲。」溪邊之人觀者甚多，只見他酒氣衝人，面色甚紅。又時時把拳頭塞入鼻孔之中，你道那鼻孔有得多少大，可不是孫行者的鼻孔，撞著賽太歲的沙，摸兩塊鵝卵石塞住鼻孔之意。馬自然把拳頭塞將進去，又取將出來，拳頭又不見小，鼻子又不見大，仍舊是好端端的鼻孔。他若把手指著溪水，那溪水便逆流上去，滔滔不住，歇了手指，那溪水便如舊了。若指著柳樹，那柳樹便隨溪水來去，就像活的一般，住了手指，柳樹仍在依舊之處。若指那大橋，大橋就分開做二段，眾人都走不得，住了手指，仍是一條石橋，又並無一毫斷的痕跡。口中吃著飯，把那飯糝噴將出來，顆顆都變成蜜蜂亂飛，蕩蕩有聲，飛入口中，又仍是飯糝。

馬自然往婺州過，他的母姨娘已死。後來在靈座之中說起言語，就像活的一樣，日日要兒子媳婦供給飲食，若少有怠慢，便罵大罵小，或是吩咐兒子鞭笞奴婢，兒子不敢不依。馬自然將到之日，那姨娘已知，便吩咐門上人道：「明日馬家外甥來，切不可放他進來見我。這小兒忒利害，他有些要歪廝纏。」馬自然到了門首，門上人不肯放進，馬自然問其緣故，大笑道：「這姨娘不是真的，是個妖精假變的，所以怕得見我。你們休得被他騙了，待我進去便見分曉。」那些門上人日日受了鞭打，心里正有些著惱，聽得這話，便放他進去。馬自然不由他分說，竟闖到靈座下作揖道：「外甥特來拜見姨娘，姨娘怎麼死了又會得顯靈，會得說話，會得料理家中事體？」說罷，靈座中並不見則聲。馬自然道：「姨娘日日說話，今日怎麼見了外甥倒不說話？姨娘若不說話，外甥終日也不去。」靈座中方才歎息了一聲道：「今日見外甥來，心中甚是悲苦，所以不言不語。」說罷，便哭將起來，果是姨娘的聲音，一毫無二。那兒子、媳婦也便一齊哭將起來。馬自然又問道：「姨娘怎生得還魂轉來，又在陽世？」姨娘道：「陰府因我陽壽未盡，所以放我轉來。我因兒子、媳婦年紀尚小，所以日日在此料理。」馬自然道：「姨娘既會得說話，何不現出形貌，把我外甥一見，以慰我之情。」姨娘道：「陰陽各別，怎生好現得形貌見你？」馬自然道：「不必現出全身，或露頭臉，或露一手，等我外甥見見便是。」姨娘再三不肯。馬自然道：「若姨娘不肯見我，我便住在這裡一年，一定要見一面方才罷休。」姨娘被馬自然催逼不過，只得從靈座中伸出一隻手來，果是姨娘的手，一毫無二。兒子、媳婦又哭將起來。馬自然便一把捏住，那姨娘大叫：「外甥無禮。」馬自然捏住手著實撲了幾撲，一扯扯將出來，卻是一個白面老狐，遂撲死在地。可不是《西遊記》內金角怪、銀角怪的壓龍洞中老奶奶麼？有詩為證：

壓龍洞中老奶奶，靈座當中老姨娘。

“有妖狐能狡獪，好抬香轎坐中堂。

話說馬自然除了這個老狐精，後游於常州。那時宰相馬植謫官為常州刺史，素聞馬自然之名，遂請相見，認為同宗。馬自然道：「世為杭州小吏，如何得有貴族？」其不肯攀高認貴如此。一日，在馬植席上，把磁器盛土種瓜，頃刻間引蔓生花結實，眾賓取而食之，其香美異常。他把手在身上並襪上四圍一摸，只見索瑯瑯的銅錢滾得滿地，就把這些銅錢撒在井裡，少頃叫聲「出來」，那些銅錢一個個都從井底飛將出來，若有人搶他銅錢，私自放在袖裡的，轉眼間摸索，一個也通沒有了。人羨慕他的道：「我若得馬神仙這隻手，摸將出來，千千萬萬，終日在錢堆裡過日，便不愁貧窮了。」馬自然大笑道：「錢財都自有分限，若不是你的錢財，便一文也不可強求。」馬植道：「此城中甚多耗鼠，把文書都咬壞了，甚是可惡。」馬自然遂書一符帖在南壁之下，把箸敲著盤子，長嘯數聲，鼠便成群聚攏，走到符下俯伏不動。馬自然遂呼一個大鼠到階前吩咐道：「汝這孽畜，只尋覓些食吃便罷，怎生咬壞了相公之書，可作急出城而去。」大鼠如叩首狀，群鼠都一齊叩首，回轉身成群作隊出城而去，城中遂無鼠患。

馬自然曾同一個道士王知微、弟子王延叟三人，南游越州，走到洞岩禪院。那時和尚三百人都在那齋堂內一齊吃齋，見這三個道人走進門來，三百和尚並沒一個來睬著，只把三碗飯拋在三個道人面前，如待乞丐之意。馬自然暗暗的道：「釋、道二教雖然不同，我與你都是一樣之人；僧來看佛面，道不得個『道來看太上老君面』麼？直如此輕薄我道教，可恨可恨。我不免取笑他一場，也知我道教之妙，不可受他的輕薄，被他作賤了去，說我道教無人。」馬自然遂顆粒不沾，那王知微、王延叟卻吃飯，馬自然對二人道：「你們快快吃完了飯走路，休得在此停留。」王知微二人見說，遂放下飯碗，急急出門。那時三百個和尚都還未曾吃完。馬自然出得院門，又催促二人快走，不可停留。二人都不知其故，「敢問怎生忙忙急急行走？」馬自然道：「自有妙處，走到前路便知分曉。」馬自然急急去店中買了幾個燒餅吃了，與二人上路，腳不停地，飛走如云。走到諸暨縣南店中投宿，那時已離禪院七十里路了。三人吃了夜飯，上牀便睡。

不說他三人在店中投宿，且說那禪院從這三個道人出門之後，變出一個蹊蹺作怪的事。怎見得？

三百個僧，有如泥塑；六百隻腿，就似木雕。渾身綁縛交加，遍體枷杻做就，人人都似面

壁漢，個個齊學坐禪僧。

可憐那三百個和尚就像釘在地上的一般，一動也動不動，不言不語，如醉如癡，竟似杭州西湖淨慈寺殿內泥塑的五百尊阿羅漢無異。幸有兩個和尚手裡做著活，未曾吃飯，以此不曾著手。看了這一堂和尚，只叫得苦，知道是適才怠慢了那三個道士之故，是他們用的法術。急忙出門，要追著這三個磕頭謝罪，求他救解。怎知這三個已去得遠了。兩個和尚只得顧性命望前追趕，逢人便問道：「曾見三個道士麼？」路上人道：「去得遠了。」兩個和尚叫苦不迭道：「怎生救得這三百個？」不住脫脫的哭，直趕到夜深，才趕得著，敲著店門問道：「裡面可有三個道士麼？」店中答應道聲「有」，兩個和尚叫聲「救命」，店主人開得門。兩個和尚一步一拜拜到牀前，跪在地下大哭道：「日間實是不識尊師，有失恭敬，如今院中三百個和尚至今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，一步也動不得，萬乞吾師哀憐救解則個。」馬自然只是齣睡，再也不則聲。王知微、王延叟二人大笑，方知是馬自然用的定身法。兩個和尚見二人大笑，一發慌張，發急的磕頭禮拜。馬自然方才開口道：「我與你同是出家之人，雖然教門各別，也該見人恭敬，怎生如此輕薄？難道我道家便不如你釋家不成！你既好輕薄，便受些輕薄的虧也不為過。如今也奈何得夠了，你們二位回去，斷然動得，不必疑心。」和尚遂拜謝而去，星夜趕回，進得院門，果然解了法術，都走得起。有詩為證：

一人切莫太心高，心若高時受惱蒿。

怠慢他人人怠慢，此間相去僅分毫。

再說馬自然一路南行，那時正值春天，見一家園中菘菜甚好，馬自然問園主人要化數株菜將來吃。那園主人不唯不肯，反臭罵了一頓「賊道」、「狗道」，喃喃的罵個不了。馬自然微微而笑，走到前路，叫王知微匣裡取出紙筆，王知微道：「園主人不與我們菘菜也是小事，就是被他罵一頓，我們道家只得忍耐，難道取出紙筆，要寫狀子告他不成？」馬自然道：「不是告他，做個戲法取笑他一取笑。」遂於紙上畫一隻白鷺，用水一噴，變成真白鷺一隻，飛入他菜畦之中，長一嘴，短一嘴，啄那菘菜。園主人趕來，那白鷺便飛起，略略走開，又飛下啄個不了。這園主人跑來跑去，連腳也跑酸。馬自然又畫一隻小哈巴狗兒，用水一噴，也變成一隻真哈巴狗兒，趕那白鷺，白鷺亂飛，狗兒亂跑，把幾畦好菘菜盡數踏壞。園主人疑心是這道士緣故，恐怕又作什麼法術害他，只得走到前路哀哀求告。馬自然道：「我不是要你的菜，只是做個戲法取笑一場耳。」遂呼那只白鷺、哈巴狗兒投入懷中。及至看那地上之菜，又是好端端的，一株無損。

後來游到霍洞山，入長溪縣界，夜間投宿。那店主人道：「店中人多，並無宿處。道人若有本事在壁上睡，便好相留。」那時已昏黑，王知微前途並無可宿，只得落於此店之中。馬自然道：「只你們有了宿處便罷，莫要管我。」遂把身子一跳，以一隻腳掛在樑上，倒頭而睡。店主人夜裡起來尋火，見了大驚道：「樑上尚且睡得，何況壁上？」馬自然遂把身子走進壁裡，再不出來，歇了半會，方才從壁裡走出來。店主人大驚，方才拜謝，遂移他三人入內室淨處安宿。天明起來，店主人見其奇異，正要款連，面前已不見了馬自然。王知微二人只得出了店門，前行數里，各處尋覓，只見馬自然已在前途等候了。遂自霍洞山回到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。觀中有大枯鬆一株，馬自然道：「此鬆已三千年，今夕即當化為石也。」果然夜間風雨大作，就化為石，鬆文猶在。

馬自然善於醫病，凡有疾病之人求他醫治，但以竹拄杖打其痛處，其病即愈。腹內之病，以杖指之，口吹杖頭，腹中便如雷鳴，數年之病，即時便愈。或有腰駝腳折之人，拄杖而來，馬自然以竹杖打之，叫那人放開了杖，應手伸展，真神效也。凡病好之人齎錢帛來送，馬自然堅執不受。那人哀求不過，只得略受些須，就分散與貧窮孤苦之人，道：「我神仙家要錢財何用！從來沒有貪財的神仙。修行之人專以濟人利物為第一功德，就是物命尚且要救，何況人乎！若遇網罟人捕魚鱉、飛禽、走獸之屬，但至心誦『南無多寶如來』，捕者終日無所獲，則功德大矣。人能於緩急生死之間，爭鬥之際，三言兩語與人解紛息訟，使人能保全其性命，功德最大。若是至親骨肉，尤當為之調停，不可因而離間，傷其天性。」嘗對馬植道：「你們做官的人，一發要存陰鷲，筆尖上功德非輕，斷不可任一己之喜怒、一時之喜怒，尤不可聽信小人之言，要細細體察下情。若以是為非、以非為是，害人非淺，冥冥之中定有報應，遠在兒孫近在身。嘗見做官的子孫后代不昌，或生出不肖的子孫，好嫖好賭，破敗家事，毀壞祖宗的聲名，或是斬絕後嗣，都是枉法得錢之報。若是人命強盜，非同小可，斷不可輕用夾棍拶子。從來道『捶楚之下，何求不得』，屈打成招，妄害平人，那冤魂在九泉之下，少不得要報仇索命，就是一世、二世、三世、五世，到底定不相饒。若不是真正人命強盜，斷不可輕下在牢獄之中，使他受無窮的苦楚。嘗言道『若知牢獄苦，便發菩提心』，那牢頭獄卒，就是牛頭馬面一般凶狠，誰管你生死，只是有錢者生，無錢者死。做官的人那裡得知備細，真是『有天沒日頭』的所在。若是刑罰略輕得一分，則民受無窮之福。做官府的只是念及冤對，念及自己兒孫，便斷不作惡也。總之，衙門人之言不可輕信，他那張利嘴橫說豎說，變幻不測，其中事體，騰那走趨，藏頭露尾，飛燒詐害，捉生替死，或是倒提年月，洗補文書，只要得了『孔方兄』，他便無所不為。真有鬼神不測之機，就似我神仙家做戲法兒也沒他那般巧妙。做官府的都是讀書之人，那裡識得其中情弊。他又通同作弊，朋黨為奸，只要瞞得你這一人，有何難事？還有積年書吏，真是老奸巨猾，還要把官府置之掌握之中。兼他子子孫孫生長在衙門裡，奸盜詐偽之事從胎裡帶來，所以在衙門中人忠直的少，欺詐者多。我家世代為小吏，所以備知這些弊端，我今發願不肯為吏，棄家學道，到處濟人利物為事，功成行滿，自當上昇天界。《丹經》上道：『人欲地仙，當立三百善；欲天仙，當立千二百善。』又人身上有三屍之神，上屍名『彭倨』，在人頭中，使人好嗜慾；中屍名『彭質』，在人腹中，使人貪財好喜怒，濁亂真氣；下屍名『彭矯』，使人愛衣服，耽酒好色。三屍為人之大害，常以庚申之日，以人之罪惡，上告天帝，欲絕人生籍，減人祿命，令人速死，此屍便得作鬼，自放縱遊行，饗人祭祀。又月晦之夜，灶神姓張，名禪，字子郭，一名隗，亦上告無帝，說人罪惡，大者奪紀，紀者，三百日也；小者奪

算，算者，三日也。昔許真君為旌陽令，一以濟人利物為心。若有貧窮之人，出不起錢糧的，他便以煉就金銀攝入彼所耕墾之地，使彼無錢糧之累。後又斬蛟救人，到處廣積陰功，以淨名忠孝之書傳世，後來遂一家四十餘口拔宅飛升，雞飛天上，犬吠雲中，遂證真君之位。你們做官的肯行陰鷲方便之事，比我們道家尤為容易。」說罷，馬植深服其言。自此之後，力為好官。馬自然因時年荒歉，山中之人沒得飯吃，奄奄將死，遂傳一個避難大道丸以救其死。

黑豆一升，去皮；貫仲、甘草各一兩，茯苓、蒼朮、砂仁各五錢，銼碎，用水五盞，同豆熬煎。文武得中，直至水盡。去藥，取豆搗如泥，作芡實大，磁罐盛封。每嚼一丸，可以服食松柏並百草，甘甜與進飯糧同。食之並無毒害，可以度荒年。

傳此一法，救活之人甚多。有因食松柏而竟得長生不死者。

入嶺南，見嶺南蠱毒害人，遂傳此法：

凡在外飲食，先默誦七遍，則其毒不行。咒曰：姑蘇琢，摩耶琢，吾知蠱毒生四角。父是穹窿穹，母是舍耶女，眷屬百千萬，吾今悉知汝，摩訶薩摩訶。如飲食上有蜘蛛絲，便莫吃。又法：每遇所到之處，念藥王萬福七遍，亦可辟之。又一法：明礬生末，夾好茶，水調，解百毒。又一法：大甘草節，以真麻油浸，年歲愈多愈妙，取甘草嚼，或水煎服，神效。並治蟲蛇諸毒。

自此嶺南無蠱毒之害。

又傳一喉閉之法甚妙：

喉閉飲食不下者，用真正鴨嘴膽礬研細，以醞醋調灌下咽，即大吐去膠痰頓愈。

又因杭州多火災，遂傳辟火三方，道：

回風息火之術，其法用緋紅絹帛，五尺至一丈皆可，剪作幡形，懸竹竿上，當風火中投之，風回火息矣。猝急無幡，只以緋紅衣服懸竿上，投當風火中，亦可。火起之際，或急折府州縣牌匾，投當風火中，亦能回風息火。又凡府州縣城及人家，九月內，於戌地掘坎深三尺，或九尺以上，埋炭九斤，或九十斤、九百斤，火庫於戌，自無火災。

杭州人用其法者，多無火災。又傳辟兵咒，道：

唵，阿游阿嚩，利野婆訶。每日清晨，誦一百二十遍，可以辟兵。又神仙辟五兵冠軍武威丸，能辟瘴疫百病、虎狼蛇毒。凡白刃兵戈盜賊，一切凶害，不能近身。雄黃二兩，雌黃二兩，礬石二兩半，燒過，鬼箭削去外皮，螢火一兩，用夜光木代之亦可，白堊藜一兩，鐵槌柄一兩半，煨灶中灰一兩，殺羊角一兩半，燒焦黑，各為末，如細粉，以雞子黃並赤雄雞冠上血和為丸，如杏仁、尖樣三角，絳囊盛五丸帶左臂上，從軍者繫腰間，居家懸當門上，一切盜賊兇惡兵自解去。

又傳開井救瞽目之方，道：

唐壽州刺史張士平夫婦雙瞽，日日祈天，忽有一書生，為渠開井，汲新水洗目，即時並愈。之曰：「吾太白星官也。」昇天而去，遂傳開井之法。其要以子午年，用五月酉戌、十一月卯辰；丑未年，用六月戊亥、十二月辰巳；寅申年，用七月亥子、正月巳午；卯酉年，用八月子丑、二月午未；辰戌年，用九月申未、三月寅丑；己亥年，用十月申酉、四月寅卯，取其方」年時效。

又傳破木匠造房魘鎮之法，道：

凡木匠造房魘鎮之法，極其靈驗。破之之術，於造房完日，用楊柳枝四圍灑水，口念木郎咒曰：「木郎木郎，一去何方。為者自受，作者自殃。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。」繞宅念轉，則魘鎮再不靈矣。」

又傳浴兒免痘之法，道：

除夕黃昏時，用大烏魚一尾，小者二三尾煮湯，浴兒，遍身七竅俱到。不可嫌腥，以清水洗去也。若不信，但留一手或一足不洗，遇出痘時，則未洗處偏多也。又一法：以冬至日收烏魚掛乾，俟兒落地時浴之。

馬自然嘗對人道：「人斷不可食牛肉，瘟疫之鬼每以歲除夜行瘟，若不食牛肉，則善神守護，瘟疫之鬼必不敢入其門。我嘗見不食牛肉之家，雖天行時疫，四圍傳染，此家曾不受害。如入瘟疫之家，男子病則立其牀尾，婦人病則立其牀首，便不傳染。先以自己唾沫塗於鼻下隔孔之中，或以雄黃為末，用水調塗其鼻，或以舌抵上腭閉氣，則不染邪氣。不可謀財，如起念，必招之。」又常以雞鳴時存四海神名三七遍曰東海神阿明，南海神祝良，西海神巨乘，北海神禹強，辟邪惡鬼，令人不病疫。每入病人室，存心念三遍，口勿誦也。又說道：「人決不可向北方尿尿唾罵，蓋天神天將都在北方，犯者魁罡之神責之，其罪非輕。」又說道：

「人不可不著《太上感應篇》，若是惡口兩舌，造言生事，好說人家閨門私事，鬼神之所深惡，斷要減福減壽。總之光明正大，便是陽明天上之人，若是刻剝奸險，便是陰暗酆都之鬼。天堂地獄，只在面前。」又嘗對修行的人說道：「入山修道，當持明鏡九寸以上，則山精鬼怪不敢近人。那山精鬼怪能變為人形，以眩惑人目。若將明鏡一試便見真形。入山口念『儀方』二字，不怕蛇蟲；念『儀康』二字，不怕虎狼；念『林兵』二字，不怕百邪。入山至山腳，先退數十步方上山，山精無敢犯。入山將後衣裾折三指，挾於腰，蛇蟲不敢近。山中子曰，忽有人來自稱為『社君』的，便是鼠精；稱『神人』的，便是伏翼精。丑日稱『書生』的，便是牛精。寅日稱『虞吏』的，是虎精；稱『當路君』的，是狼精；稱『令長』的，是老狸精。卯日稱『丈人』的，是兔精；稱『東王父』的，是麋精；稱『西王母』的，是鹿精。辰日稱『雨師』的，是龍精；稱『河伯』的，是魚精；稱『無腸公子』的，是蟹精。巳日稱『寡人』的，是社中蛇精；稱『時君』的，是龜精。午日稱『三公』的，是馬精；稱『仙人』的，是老樹精。未日稱『主人』的，是羊精；稱『吏』的，是獐精。申日稱『人君』的，是猴精；稱『九卿』的，是猿精。酉日稱『將軍』的，是雞精；稱『捕賊』的，是雉精。戌日稱『人姓字』的，是犬精；稱『成陽公』的，是狐精。亥日稱『婦人』的，金玉之精；稱『神君』的，是豬精。但知其物名，便不能為害。又有山精如鼓，赤色，一足，其名曰『暉』，知而呼之，便不敢犯人。又或如人，長九尺，衣裘戴笠，名曰『金累』，或如龍而五色，赤角，名曰『飛』，『飛』又曰『飛龍』，以名呼之，即不敢為害。山中見大蛇，頭戴冠幘者，名曰『升鄉』，呼之即吉。山中有大樹能說話者，非樹能語也，其精名曰『雲陽』，呼之則吉。山中夜見火光者，皆久久枯樹之精，勿怪也。甲子之神名曰『弓隆』，呼之入水不溺。甲戌之神名曰『執明』，呼之入火不燒。船神名曰『馮耳』，下船三呼其名，除百忌。凡渡江河，朱書『禹』字，佩之吉。寫『土』字於手心，下船無恐怖。」其說修仙之法甚多，不能悉記。

馬自然凡遊山水宮觀，多好題詩句於其上。後來回到杭州，適值哥哥不在，馬自然對嫂嫂道：「我今回來，要與哥哥分住，我要住在東園。」嫂嫂道：「小叔怎說這話？多年出外遊方，今日回來，正好與哥哥同住，怎說這分居的話？」馬自然道：「哥哥今日回家麼？」嫂嫂道：「明日方回。」馬自然道：「我特來要見哥哥一面，哥哥明日方回。今日日子好，我等不得哥哥回家，我就要出門去了。」嫂嫂道：「多年不見，等哥哥明日回家見一見去也好。」馬自然道：「我等不得了。」說罷，便閉目而死了。嫂嫂大驚。次日，哥哥回來見了，大哭道：「吾弟回來要住在東園，是要我葬他在東園之意。但他勸我在衙門中做陰鷲方便，我果依其

說。他自己修行，本要長生，今反速死，只得三十五歲。難道世上有這樣的短命神仙？日日說昇天，今日倒入地矣。」遂痛哭了一場，葬埋於東園之內。

馬自然死後數年，那時是唐大中十年，東川奏，劍州梓桐縣有一道士騎著一條白龍昇天。昇天之時，對眾人道：「我浙江馬自然也。眾人努力修行，廣積陰功，人人都可昇天。」宣宗皇帝因此頒下敕書，命浙西道驗視埋葬之處屍首有無。浙西道親到葬所，發起棺木來一看，並無屍骸，只有青竹杖一根而已，浙西道回奏。宣宗又命浙西道並視葉法善葬處何如，也發起來驗視，又只得寶劍一口、履鞋一雙而已。方知二位神仙都是屍解而去，非真死也。後來馬自然兄嫂也都成了道，連那馬植也都做了仙官。有詩為證：

試看當年馬自然，修行功滿上昇天。

人人有個修行路，不可蹉跎度歲年。